

在流水与落叶之间

□ 王迎春

不苟且生活,爬也要爬到诗和远方。父亲一生爬格子,至今出不了格子,也没有到达远方,就在这个秋天仍在格子里辛勤耕耘。格子成全了老人一生全部的寄托。光阴慢,漫过了父亲毫无诗意的格子,漫过了父亲今生无悔的选择和操守,终究定格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尽管写满卑微与清贫,但仍不失充实、正气和自得其乐。

我似乎没有走出爬格子的宿命,当然羡慕钟情卷写工整的格子纸上待投的文章,但用白光令纸是若干年来不由自主地喜欢。尽管有些散漫,但依旧是一种情怀。更多是中规中矩地写字,在格子里守着程式和规矩何尝不是一种自律的美呢?

写在格子里的自然有其中的必然自得,虽束缚了自我,说不定也就成了别人眼里谦逊的你哦。事物都是有其两面性的,是考虑利己多还是利他多一点呢,这是一种态度。到最后,格子就成了一种无形胜有形的存在,心有戒律自有方圆。

日子飞快,春来暑往,一丝凉风吹来,不经意间便入了秋。季节的语言是大自然的铁律,每个人的感知也许是不一样的,但对于读书求学的孩子,学年是唯一的召唤。九月是新学年的开端,总是赋予了特定的意义。这种意义,每个孩子的心中自有一个

系统且完整的属于自己情感记忆的符号。

开学第一个周日意义特别的非凡,与平常日子里的休息日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无论成人的老师还是学生的你,内心一样充满希冀和欢愉,简直就是无与伦比的惬意与自在。今天应该长长深深地呼一口气,再好好回味一下长长暑假的兴致和快乐,继续酝酿一下新学年的许愿和祈祷。对于家长则是别样的情感模块,陪孩子长大,却渐渐变老。新的学年自然有新的期许,当然其中的烦恼一样令人无助。小学六年慢慢漫漫,中学三年急急促促,高中三年忽忽闪闪,过来人再回头,似乎一切还停留在昨天前天的念想里。一茬又一茬,一代接一代,总是这样年复一年承接过来,我陪你慢慢成长,你看我慢慢变老,年轮里写满纷纷扰扰的故事。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今年的白露在这个九月的第二个周日。岁月自顾自地年轻依旧,而我们已慢慢滑入中年的门槛。惟有你爱自己爱惜自己。那山,那水,那日出日落,我们笑着那山,那水,那日落日出,是多么惬意的事情。我们烦着,恼着,那山还是那山,那水还是那水,那日落日一如照旧日出日落。

尘缘是前世注定的,是不是宿命,历史书上没有这章节。历史老师或许

是通透的,但未必必也,历史老师要么也是前世注定的修行。历史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姑娘,历史老师总是会长大的,长大好,总比历史强。所以,这样想,我们有时未必要去顾及历史是什么样的面目,把自个儿的今天,特别是今天的心情调节好,甩掉昨天和历史的包袱,“慢慢走,欣赏呵!”去沉浸在秋夜微凉的自我中。不是经常听说,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么,就是表达的这层意思吧,当然更注定的应该是去想想,我们自己到底是谁?从哪里来?要什么?又将到哪里去?这又回到了原点上来了。所以宏大的时代背景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样地关联着哲学的源头。所以,我一直认为,人一定是要有些哲学思维的,那是边界和底线,少了哲学思维,那个人一定不是十分宽广包容且成系统的。在时间简史里,个体的生命又能占到几行呢?!

父亲近来更迷恋于在宣纸上挥毫,自由式,无暗格,毛体,写出的作品也频频刊载、入展、获奖,正如他现在的人生,通透豁达。其实有格与无格,自成风格。所以,我想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与喜欢,白光令纸仍然是我的选择,无格可出、自在舒适……

在城南最中心心的聚龙湖畔,隔着玻璃幕墙,对不起,尽管我没有聆听到物理意义上的流水及流水的声音,

但我起码可以感受到时针和秒针的拨动,甚至还有太阳入秋后渐渐变软变慢的脚步,还有成熟的乡土小桃子和桃树上渐渐稀疏的那一片片本来还绿油油的叶子。一场秋雨,一夜醒来后,一地的落叶,流水与落叶瞬间淹没了所有想象,生活的一切真相此时都定格在流水与落叶间。

生死观是哲学思考的重要提纲,怎么都绕不开。40年前的一个月夜里,我对着斑驳透着月光的天窗,就想过这样似乎无聊的问题,那年中秋,我90高龄的祖父刚刚去世。村东头河滩上,坟莹七零八落,尽管凌乱,其中自有秩序,不仅仅是村上大先生用罗盘精丝的卡定,更是庄户人家的天道伦常。就在最近,我总是想到能不能趁父亲还在还能看到,就为他写一篇长长的概括父亲一生的文字。其实,2008年为父亲散文集写的序言《小人物的春天》,何尝不是写父亲的文章呢?!今年父母亲一个76岁、一个73岁,两位老人身体日渐失却光华,3年前已经从容置办了墓地。一个春天的周日,全家出动前往放鞭庆贺。墓地就在城南中心盐马路边,离我现在居住的小区仅两条小街一站路的距离。秋阳下,站在我家的阳台上远远望去,父母佝偻的背影依稀,那块墓地的方位明晰,就在街那边那边……

寒露时节

□ 胡巨勇

草枯黄的气息
掩不住西风的过错
露珠被霜华收买的体温
像委屈的证词
勾勒出深秋的表情
阳光滑过旷野的清瘦
一个季节的命题
便在线荷擎起的悲凉中
天高云淡

借芦苇的白发批注乡愁
雁鸣掠过落叶心事
的苍老里变成过去,并且久久没有回音,尴尬地隐匿在时光的轮回里,没有人收拾。

麦地里的种子
开始演绎破土的生命轮回
面对霜冻布下的陷阱
蛇和青蛙甘做世外隐士
虔诚地抱紧泥土之心

云淡风轻,在南方的季节里,秋天是失传的神话。

那个季节在逝去的日子变成冷与热的夹缝,却毫不留痕。也许是因为它太清瘦了,一不小心就在枝头叶脉的苍老里变成过去,并且久久没有回音,尴尬地隐匿在时光的轮回里,没有人收拾。

月亮,素静而皎洁,孤标傲世地照着世间的寂寞与无眠。月光在水面上闪烁着、轻漾着,如一颗颗的韵脚,跳跃在广袤的诗的原野上,别样的调皮,别样的天真,别样的灵动,别样的飘逸,别样的具有诗意!影子筛进树的缝隙里,便是一地哗啦啦的碎银,不知道这一地的碎银是谁零落一地的心?不错,快乐的油彩画需要悲伤的浓妆淡抹,幸福的散文诗需要痛苦的轻描淡写,但何苦要“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呢?可别错过了朗照在秋日林木上的月光啊!

秋阳融融,明显的感觉是夏天的激情、夏天的热烈、夏天的锋芒毕露,正被一种委婉柔和不温不火的性格取代。随着太阳穿透性、进攻性、威猛性的衰减,在湛蓝如洗的天空中,浮云也蠢蠢欲动张狂起来,幽灵般不时在秋阳之间穿来穿去,但不能阻止我们握住秋阳的那份温暖。

五颜六色要谢幕可季节不愿,黄色的野菊丛才刚刚上演。我已经记不起哪一条小路可以通往那群惯于安然的生活,但发现的惊讶只能用喜出望外来形容。当晨岚的浮动带来爽朗的气息,田野中的徜徉就变得如此惬意。满地菊花,像天外遗落的星星轻轻曳动,铺满大地,以最足以点燃诗人激情的颜色绽放。一夜霜风露重之后,平淡地笑着,以自由的姿势,描述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轻盈的心情,另类的阅读季节的风度!

不能说所有的心情都随着秋雨绵绵流过。是的,秋雨不多但是啰嗦!着实疲倦的绿为了寻找一个淡泊的港湾,似一叶扁舟轻捷的飘散。即便如此,也并非只有冷清与哀怨能够成为秋天的注脚。不是吗?野菊花的微笑温暖了秋天,碎金子般散落一地。在耐过风霜的精髓面前,我们不能有太多的失意,心中的灰暗太多,就算给你的都是晴空,又怎能穿越厚厚的冻土为春天献上一抹绿意?更不能有太多的叹息,秋天也是一种起步,金黄变成枯黄是一种凋落更是一种新生,只为凋落唱挽歌又怎能听到新生的奏鸣曲?

丰收正高举道路,粮食和镰刀渐缩短交锋的距离。秋,终于跌倒了禾田!面对农人虔诚的感激,水稻谦虚地低头无语,亦喜亦羞地等待着镰刀深情的拥抱。天色将晚,谷子随农忙的人们一起回家,长长的队伍像在迎娶谷子。曾经繁盛的田垄只剩下泰俑一样站着的稻草,正回望赢政一统天下时的繁忙。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不在乎结果的悲壮,只在乎曾经的拥有。

远山沉默,瘦身成一条弧线。芦花抖撒成母亲的白发低低絮语,脚下的路走起来发软了,一踩就有成熟的味道溢出……我爱春天但是太年轻,我爱夏天但是太气傲,所以我最爱秋天。秋天是完美的契合,是成熟的聚集,是缓缓收拢的火焰,是点点散失的别离,是一场盛大的悲喜……

走在秋天,有着知音相赏的欣喜。在别人走过夏天开始步入冬季的时候,我静静地守候秋天。

走进秋天

□ 韩慧彬

在汲水的女子间伫立,如水声,如倒影,似烟霞。真的是爱上了蒲草,跨越千年,依旧茂盛青翠。多少次,我驻足蒲池岸,静遐思。

蒲草叶面光滑,质轻柔韧,品质坚挺。古人的蒲艺里,让蒲草承载竹筒时代向纸质时代的替代物。早在纸张印刷术发明之前,甲骨、竹筒载文字,还在蒲草上刻字,蒲草承载了文字传递的功能。西汉贫苦人家出身的法学家路温舒,把借来的书抄写在蒲草上,放牛读着自己的“蒲草书”,轶事传古今。传诵千古的诗篇,蒲草已转化为人们的情感承载物,挚爱与悲情的象征。

现如今,家乡的蒲艺已近失传。可那青蒲与绿荷还在,景色胜当年。“雨后烟景绿,晴天散餘霞。”人与自然共生,蒲草与荷花共美,传递着乡村古老而年轻的生命气息。

蒲艺

□ 邹凤岭

赛会,人们用蒲草编织花团与锦簇。比一比,赛一赛,就在那扎花蒲艺里,满是美美的祝福。清晨,盛装的人们来到村头的打谷场上,夫妻搭档,老少上阵,编织蒲草艺术品。我与小伙伴们手中拿着蒲草比作剑,挥舞奔跑捉迷藏。不知不觉中,打谷场上摆放出一个个用蒲草扎成的大花神。青龙飞舞,钟馗威严,利剑高悬,除魔降魔。

“残霞忽变色,游雁有徐声。”秋风起,雁声鸣,蒲草的绿叶渐渐地变黄。秋风中,晃动的红烛花架映碧池。收割完蒲草,进入蒲编篷帆忙碌的日子。父亲编篷时用蒲草为纬,草绳为经,编织出了木制大风车上的篷帆。多年的生活积累,父亲练就了一手好蒲艺。农闲时,父亲用蒲草编织出各种家用生活品,有搨风、遮阳、挡雨、垫座等用途。我更喜欢父亲用蒲草编制

出的圆形、方形、桃型等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工艺扇。加之母亲在父亲编制的扇柄上,配上用多种色彩线结成的扇坠,更增添了蒲扇的美感。

编织蒲草的活计,父亲大多时候,是在黑夜里风车旁进行的。夏日的夜晚,父亲卷起蒲席,捉着锤打好的蒲草,叫上我,来到远离村子的河堤上,是为看管那整夜转动提水的风车。漆黑的夜,我躺在松软的蒲席上,看那深邃蔚蓝的星空。父亲一边编织蒲艺品,一边讲那蒲草的物语。青青的蒲,烛状花架,叶葱郁,形如剑,威武是它的花语;蒲草的根茎与花粉,可食可入药,食之者心存感激,热情是它的花语;蒲草总是很沉默,从来不说一句话,而它蕴藏巨大的能量,奉献是它的花语。袅袅婷婷,青蒲立水边。问,是谁贴在水面行走,风中笑语欢歌。是谁在黄昏的水边,

秋天的怀念

□ 子晓

佛有巨涛在奔涌、澎湃、激荡。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黯淡的年代,一群“提着脑袋追求真理”的热血之士在这里秘密开会,心系社稷苍生,热商宏图大计,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才有了正确的走向,世界民族之林里才有了一个东方巨人的崛起。这样一个由血与火融成的壮丽起点,怎能不令人殷殷向往、深深怀念、久久感叹?

进入气势恢弘的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毛泽东、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十三位代表的形象栩栩如生,让人们思绪仿佛回到了那风起云涌的年代,似乎亲身经历了在时空的另一端正在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随后,大家依次参观了“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前赴后继、救亡图存”“风云际会、相约建党”“群英汇聚、开天辟地”等专题展区。展区陈列着大量实物和图片,有的还有雕塑和沙盘,令人在回望历史中真切领悟到革命成功的不易。而题为《追梦》的视频短片,更是浓缩了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使人忘情地沉浸在追思和敬仰中,继而生发出源源不断的力量。

穿行于这接受精神洗礼的革命圣殿里,恍惚中宛若跨越时空,亲触那改变中国命运的拐点。这里的气息因为历史的负重而肃穆、凝重,这里一点一滴因为伟人的足迹而熠熠生辉,这里的每一个瞬间都镌刻着永恒的时代烙印。那几天“秋老虎”折腾得特别厉害,每天气温都高达三十五六度,可前来纪念馆参观瞻仰的

人依然多得多令人惊叹!裹挟在摩肩接踵的人潮中,我不禁心生感慨。从他们虔诚、热切、饱含真情的目光中,从他们风尘仆仆、坚定有力的步履中,我找到了答案。我思忖着,只有当我们放开羁绊、放低身姿、放下浮躁、放弃庸俗,用心去体会和铭记这件件展品中承载着的中国共产党沉甸甸的历史与精神,才会在共产党人梦想开始的地方,体会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弘毅之志和铁血担当;才会在跋涉万水千山的漫漫征途上,时刻不忘来时路。

参观瞻仰的人群中,不时见到一支支朝气蓬勃的队伍——那些扎着红领巾的小学生。那一双双纯澈如水的眸眸中,蕴含着梦想、希望和憧憬,蕴含着一件件展品所铭刻的苦难与辉煌。其专注令人动容,那认真听、仔细看、用心记的投入劲,那在一件件珍贵展品前深情端详、在一个个历史场景下凝神思索、在一样样革命先驱遗物前潸然泪下的身影,成为纪念馆里一道独特的“红色风景”。而在风景背后,是一盏盏亮着期待与欣慰的心灯,是红色基因的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是血脉深处永不冷却的暖流。

纪念馆宣誓厅成为最繁忙的地方,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在这里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我们也庄重展开专门携带的崭新党旗,面对光彩熠熠的镰刀和锤头,举起重若千钧的右拳,向党立下铿锵有力的誓言。那一刻,热血在脉管中涨潮,激情在胸腔里燃烧,梦想在云海上升腾,零距离感受到理想与信仰的磅礴力量。结束参观瞻仰后,不少人还特

意在纪念馆里买了一本党章,并排队请工作人员盖上鲜红的纪念章。这世上最美、最重、最纯的章,也盖在大家的脑海里、心扉上、灵魂中,并汇成一个强烈的信念:从这里再出发,立足岗位勤耕耘,为党旗增色、为华夏添彩!

“寒夜沉沉众梦醒,万千志士搏潮起。镰锤铮铮共铸剑,真理之光照弘基。敢凭丹心洒碧血,怒将破壁铸锋镞。风雨征程不懈怠,继往开来永举旗。”应和着秋风走过大地的韵律,我在铺满阳光的心笺上,默默地写下一首诗,献给这场庆幸终生的遇见,献给这群永不凋零的青春,献给这腔披肝沥胆的倾诉,献给这个灵魂涅槃的日子,献给这份永不褪色的精神,献给这段峥嵘壮丽的岁月,献给这座光照千秋的丰碑,献给这方生长奇迹的热土。

意犹未尽中,我们告别纪念馆踏上归途。坐行车行进于巍然耸立的高架桥上,透过车窗,繁华的大上海尽收眼底:风光旖旎的外滩,气象万千的东方明珠,生机勃发的外高桥自贸区,直插云霄的环球金融中心,商机无限的金茂大厦,美不胜收的观光隧道,新姿绰约的外白渡桥,脱胎换骨的那缕缕清芬中,我怀念一座珍藏党的第一行脚印的纪念馆,怀念一群为缔造新时代甘愿付出一切的人,怀念一场没有尽头追梦之旅。

在怀念中,我愈加热爱前方,不由得加快迈向新晨曦的步伐……